

校史研究的新成果

——读《漫话武大》

吴 贻 谷

由原中顾委常委伍修权将军作序、刘双平同志编著的《漫话武大》一书,于武汉大学建校100周年出版。这是武大近10年来校史研究的又一成果,是作者向百年校庆的一份献礼。作为《武汉大学校史》一书的姊妹篇,《漫话武大》在内容上弥补了前者之不足,彼此呼应,相得益彰,因而受到广大校友和读者的热诚欢迎。出版前,我有幸阅读了该书清样,觉得内容丰富,文笔生动,从新的视角为海内外校友和社会各界了解武大提供了一本难得之作。

《漫话武大》由5个部分构成,各有侧重,又浑然一体。第一部分以21个专题概述了武大百年历史的一些大事和有关人物趣闻,发掘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史实,是全书精彩的部分之一。如在《中共创始人与武大》一文中,作者记叙了毛泽东、陈独秀、李达、李汉俊、陈潭秋、董必武等中共创始人与武大的渊源关系,证明武大不愧为一所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学校。对于周恩来、蔡元培、李四光等与武大的密切联系,该书也都有翔实的记载。第二部分辑录的是刘树杞、王世杰、王星拱、周鲠生、刘秉麟、李达、刘道玉等任校长(或代校长)期间的重要讲演和报告,读后使人对这些先行者在不同时期呕心沥血地办学有了较为深切的了解。第三部分辑录的是石瑛、陈源、范寿康、杨端六、朱光潜、徐景恭等学者在武大任教期间的演讲和校情介绍,可谓佳作连篇。如朱光潜先生的《说校风》一文,从风格、风行、风气、风范、风化等5个侧面论述校风的涵义,算是把校风说透了。第四部分辑录的是李先闻、吴鲁芹、苏雪林等校友回忆武大的文章和胡乔木纪念李达的一篇讲话,均各具鲜明特色。吴鲁芹校友不愧为散文大家,读着他用俏皮的笔调写的《武大旧人旧事》,既让人感到亲切,又令人忍俊不禁。苏雪林校友写的《悼念凌叔华》一文情真意切,读后使人了解到“珞珈三女杰”当年的风姿。胡乔木的《深切悼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李达同志》一文,是在纪念李达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座谈会经中央批准,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党校、中央党史研究室、武汉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湖南大学联合于1990年12月27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胡乔木时任中顾委常委、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受中央委托出席座谈会并发表讲话。当时,《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刊都摘要发表过讲话内容,《漫话武大》此次全文登出。第五部分辑录的是陈独秀、周恩来、张治中、吴稚晖、胡适、张君勱等在武大的讲演,又各有其代表性。其中,《现阶段青年运动的性质和任务》是周恩来在武大三次讲演中的一次讲演稿,引导了当时的青年向往和投身革命,现已收入《周恩来选集》,可惜的是另两次讲演稿已遗失,留下了历史的遗憾。胡适的《中国历史的一个看法》,分5个部分述说了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发展的坎坷之路,这篇讲演当时也曾倾倒过许多武大学生。

尊重历史,实事求是,是《漫话武大》一书的显著特点。修史写志,关键和最难的是尊重历史。作者坚持历史唯物论,对武大历史上出现的人物和发生的事件做到了实事求是,秉笔直书。

例如王世杰作为国立武汉大学的首任校长,对学校的建设和发展做出过巨大贡献,作者并未因其政治观点反共而加以抹煞。蒋介石也有缘与武大发生过多次联系,当王世杰1929年修建珞珈山校舍受阻时,蒋介石曾支持王世杰,并为排除阻碍出过力,作者对此史实也没有回避。

总结和借鉴以往的办学经验,积极探索高等教育发展规律,是《漫话武大》一书的又一特点。全书分列专题撰写和辑录,但贯穿始终的一个基本指导思想是继承先辈的办学经验,探索办学的规律,这里,仅举三个实例:其一,王世杰是当时著名的教育家,他的办学思想曾简要概括为三句话:“名教授、高工资、好住房”,这对我们今天办学仍有借鉴意义。要办一所一流的大学,必须要建设一批一流的学科,而建设一批一流的学科,关键是要有一批“名教授”,“高工资、好住房”正是吸引“名教授”和使“名教授”安心于教学科研工作的重要条件。王世杰的上述思想,在书中就有系统的介绍。其二,理论和应用本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处理好这二者的关系对于办好一所大学十分重要。王星拱说:“大学不能为应用而抛弃理论”;“纯粹理论的知识则和艺术一样,不能用它的功利的价值来批评的”;“理论之最后目的还是应用,然而倘若我们天天只把应用的目标摆在眼前,反而不能得着圆满的结果”;“在科学史上,有许多的研究,先是为应用去做的,但是后来成为理论方面的发明;又有许多的研究,先是完全在理论上进行的,但是以后收到了最大的应用效果”。这些话仍然值得今天好好回味。其三,对于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战略和方针,周鲠生也有许多深刻的思考。中国的高等教育是趋向于平均发展呢?还是集中几个少数的学校“作充实”呢?周鲠生说:“平均发展固有它的好处,不过站在讲求学术的见地,是当然选择那些设备好、教员好、环境也好的学校来充实的,到处开学校的结果,反倒无力来补充好学校。与其多办学校,实不如集中几个比较好的学校来充实。”中国高等教育是应注重理论,还是应注重应用呢?周鲠生认为不能一味追求应用而抛弃理论。他举例说:“我们知道,有一位先生,两年前曾想出国去研究原子力,当时教育部以为这不是抗战所急需的,竟没有允许,等到最后原子弹打到了日本,大家才恍然大悟原子理论的重要。”高等教育是注重整齐划一,还是让它自由发展呢?周鲠生认为应该让大学能较自主地发展。“如果一个校长一天忙于看表册、阅公文、盖图章,又哪还会有心力推进学术工作呢?……从前蔡元培先生得出过‘行政学术化’的口号,不料现在却是‘学校衙门化’了。……要知道一个大学的学术工作乃是基本,而学校行政不过是辅助学术工作的进行。我们今后应当本着这种精神,使本校一切避免衙门的习气,维护学术的尊严。不然的话,就是一个一等的大学,在学术上站不住脚,地位也会降下来的。”当我们读到这些论述时,觉得好像是针对今天的一些现实状况讲的。

我与《漫话武大》的作者曾经共事数年,感到他功底扎实,思维敏捷,虚心好学,工作勤奋,能做到管理和研究两不误,确是难能可贵的。武汉大学是一所著名大学,不仅要有一流的教师队伍,还要有一流的干部队伍。大学里的干部,应该既善于管理,又从事研究,二者是相辅相成、并行不悖的。在这方面,可以认为《漫话武大》的作者有了一个好的开端。这就是尽管书中还有许多不足之处,我仍愿向读者推荐的一个原因。

1994年初于美国旧金山旅次

(作者系原武汉大学教务长、高教研究所所长,教授)

(责任编辑 吴友法)